

觸	的	神
鬚		祕

羊子喬

論小王子與人子的寓言象徵

當我們研讀文學作品時，往往從四個角度來窺測洞察作者著書立說的用意：(一)字面的意義，(二)寓言的意義，(三)道德的意義，(四)神秘的意義。(註①)如今僅就以寓言的意義來探討「小王子」「人子」的題旨含義。由於從寓言的意象來觀照作品，便可振葉以尋根，找出作品潛藏的主題。

小王子與人子皆是以散文體書寫的文學作品，書中處處含有寓言象徵的意圖，其作用相似雷同之處甚夥，且其內容都未觸及現實社會的層面，可說都從作者的沉思冥想中創造了他們各自的理想世界。「小王

子」爲寫給小孩和成人看的奇怪、可愛的寓言故事；「人子」爲寫給九歲到九十九歲的讀者看的，作者的用意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一、中西寓言象徵的詮釋

寓言象徵在中西文學作品中，是不可或缺的寫作手法。中國人對於寓言的體認，大致始自莊子。莊子自說他的文章是寓言，蓋能知寓言之理者，則知萬物之造形，萬物皆是大自然的寓言。（註②）莊子寓言篇云：「寓言十九，藉外論之。」郭象注：「寄之他人，則十言而九見信。」（註③）因此後人對於寓言的箋註，大約認爲是「遯辭以隱意，譎譬以指事」、「以所知喻其所不知」或「意在言外，別有所指」的一種物語，而又認爲其內涵具有諷刺的啓示和透悟的作用。（註④）

中國所謂「象徵」，往往是指「隱喻」，也就是劉勰所謂「比興」的意思。「依詩取興，引類譬喻」，使用「隱喻」來造成「象徵」的作用，借用神話與歷史故事來託喻，形成了「象徵」技巧的運用。

由於寓言是假借外物來「以物代人，以人代物」

，象徵則「引類譬喻」，因此寓言象徵便自然地運用於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之中。

在西洋文學的寓言觀念，認爲寓言是一則簡短故事，其角色爲動物或是無生命的事物，用以諷刺人類的愚昧與不智，它來自隱喻的延伸，在故事中發揮意在言外的作用。象徵則以具體的意象，表達抽象的觀念與情感；象徵著重於外在的物質世界的表象，內在的心靈世界的顯露。

因此我們綜合中西的寓言象徵觀念可知：寓言是一則完整的簡短故事，採用虛構隱喻的寫作技巧，讓人得取教訓或啓示的效果；由於寓言是從隱喻而來，它擴大和延伸了「隱喻」的表現方法，借用動物或無生命的事物來託喻，形成了寓言象徵的作用。

二、小王子與人子的寓言形式

小王子一書，作者桑特蘇白里以第一人稱講童話的口吻，敘述了整個故事情節，表現寓言形式；人子一書，作者鹿橋以成人的口吻，藉用似如老莊的哲理，裸裡了寓言形式。

寓言的形式，大致可分爲下列幾種：（一）野獸或非

動物相互談話。(二)表面上看起來混合有虛構與事實。

(三)比較像歷史事實而不像寓言。(四)絕對不含表面或隱藏的事實。(註⑤)

小王子書中，敘述一個飛行員在沙漠中飛機發生故障後，遇到小王子的一段故事。全書共分廿七小節，第一節，作者敘述個人的童年記憶，傳達了大蟒吞象的寓言，具有引發讀者的想像力。從第二小節至第九小節，描寫作者與小王子見面的對話，訴說小行星、羊與箱子、獼猴麵包樹、好壞植物、淚鄉、阿拉伯天文學家、花兒、火山的寓言。從第十小節至第十五小節，則是小王子遊歷星球的故事，作者刻劃了國王、自大狂、酒鬼、商人、點燈的人、地理學家等人物個性的象徵寓言。自第十六小節至第二十七小節，則是小王子在地球所遭遇的經過，作者表現了蛇、玫瑰花、狐狸、鐵路扳閘員、水、星星等的寓言，然而在第二十四小節至第二十七小節，作者敘述與小王子別離的情況，並且加強了水、蛇、星星、花兒的寓言象徵，這可能牽涉了，故事發生的地點——撒哈拉沙漠。

在小王子這本書，可發現作者利用故事的第一人

稱「我」與小王子的對話，來推達其寓言的展現，其寓言形式大致可歸納為二種：其一為表面上看起來混合有虛構與事實。其二為野獸與人，人與人，人與植物之間的對話。

「人子」一書，其章法結構，以汪洋為始，混沌為終，中間共有十篇，計為：幽谷、忘情、人子、靈妻、花豹、宮堡、皮貌、鵠鷹、獸言、明還。另外，在最後還有一篇迴光返照的「不成人子」。

人子的文字簡明，書中人物都沒有姓名，甚至故事發生地方都沒有地名，超出個別的實際經驗，故事是荒誕又真摯的世界。作者試圖創造的世界是：在有限的人生中只可模擬、冥想而不可捉摸的永恆。(註⑥)

首篇「汪洋」，作者敘述了一位十七、八歲的航海水手探險的雄心壯志，傳達了汪洋和港口的寓言象徵。「幽谷」敘述了一株小草為了開出最好的顏色、最美的花，因此在猶疑、自視過高之際，而趕不上開花的晨光，致使小蓓蕾枯萎。「忘情」刻劃了愛情的變化，忘情乃需深智高慧方能忘我。「人子」這篇表達了善惡兩分法，敘述了一個「人子」必須具有善惡

是非的判斷能力。「靈妻」描寫部落選女祭神的故事，以這個女子的犧牲來求神靈的恩典，這乃是源自中國的民間神話。「花豹」敘說一隻跑得頂快的小花豹之生活情況，在雪天尾巴舉着大白絨球。「宮堡」寫的是王子戀著智者的孫女的經過。「皮貌」裏的法師，作者刻劃了其皮相與內心的世界。「鵠鷹」流露了人的自然天機與鵠鷹的本性，作者述說了年輕鷹師如何關照鳥獸的天性與真情。「獸言」諷刺了人類自以為是的機心，表露了猩猩的語言與行儀的寓言含意。「明還」以小小孩與螞蟻與小鳥的玩耍，揭露小孩的天真無邪。「渾沌」滙流作者思想與內容，追究心智活動，闡釋了易卦、森林、天女、洲島、藥翁、琴韻、沙漠、太極的寓言象徵。

細品人子這本書，窺悉作者以第三人稱，來訴說筆下寓言的演進，其寓言形式亦可歸納為二：其一為表面上看起來含有虛構與事實，其二為神話、人與動物、人與人、人與植物之間的衍化。

三、小王子與人子寓言象徵的異義

成功的文學作品，通常都依靠戲劇性的衝突，來

加強感人效果，敘述形態也許很複雜，然而如果利用寓言以擴大隱喻作用，形成寓言象徵，讓文字的背面隱藏更深的含義，則作品更具有多義性。

有些偉大的作家，經常利用寓言，在超乎現實的素材之中。暗示出他對於理想的追求，以及自我人格和志節的信念，把自我提昇到一個出塵拔俗的境界。就一般而言，寓言是假外物來以物代人，以人代物，其象徵意義大致可歸納為三種：（一）反諷作用：以正代反，以反代正。（二）想像作用：從甲到乙，從乙到丙。（三）詮釋作用：以物注人，以人解物。

以反諷作用而言：「小王子」書中，作者以一位阿拉伯天文學家發現小行星的經過，諷刺了世人對於外表衣著的價值判斷。另外對於國王的領袖慾、自大狂的掌聲、酒鬼的個性、商人的佔有慾、點燈人的毅力、地理學家的自以為是……等諸如此類的人性弱點，加以反諷，在於刺激人類自我的反省，把寓言的反諷作用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「人子」書中的寓言意義，在「獸言」這篇作品可窺見其反諷作用，作者以溫和的方式，諷刺了人類自以為是的機心，以一個博學之士進了猩猩居住的深

山之後，他必須忘懷前所具有的語言和學問，方能領略山水花木的情趣。

以想像作用而言：「小王子」在第一小節，作者便以畫面配合文字，以大蟒吞象的寓言，點燃了讀者的想像力，並且在羊與箱子、花兒有刺、淚鄉、火山、蛇、狐狸、玫瑰花的寓言，激發讀者的想像力，讓讀者從文字的涵義，去思考更深遠的哲理。「人子」第一篇「汪洋」，作者亦以海洋比喻為知識的領域，以港口象徵知識的途徑、人生的方向；在「幽谷」以小草開花的寓言，說明人生不可猶疑不定；於「人子」表白人類善惡的判斷；在「皮貌」第二則故事，賦予老法師外在與內在的象徵寓意，讓人對於善惡真假發生聯想。

以詮釋作用而言：「小王子」書中，往往以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尋」的方式，不著痕跡地暗喻了是非善惡，但並不以二分法來做價值判斷，答案大都由讀者去決定。例如談到人類的友誼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，作者借用小王子與蛇、與狐狸的寓言，來說明「人與人中間也很寂寞」、「人們沒有多的時間了解任何事情，他們買店鋪裏一切現成的東西，可是任

何地方，都沒有店鋪買得到友誼，所以人們再也沒有友誼了」（頁八八），蛇、狐狸是冷血狡猾的動物，牠們且具備反諷作用。然而，「人子」却處處表露了解說的痕跡，作者以「忘情」來說明欲得情必須經過忘情的歷煉；以「人子」中的善惡之心，來印證知識的追求；以「皮貌」的第一則故事，從母親與嬰兒的臉上光輝，解說人生的過程；在「渾沌」流露了儒家的思想，堅定追求心智的信念。

四、小王子與人子寓言象徵的異同

小王子與人子二書，皆以赤子之心來傳達作者的意念，讓人感到處處充滿了好奇、神秘的意義，乃是來自明喻、隱喻的寓言象徵。

就寓言象徵的形式來觀照，小王子與人子相似之處頗多，兩位作者同樣地用花草人獸來裸呈寓意意象。然而「小王子」著重於「對話」的表現方式，「人子」則以「記錄」的方法為主。就寓言象徵的內容來審視，小王子與人子同樣具有反諷、嘲弄、想像、詮釋的作用。但是小王子的寓言象徵，往往景物交溶，天衣無縫，故事的推進不落言詮，反之，人子作者往

往對於筆下人物下斷語，論成敗，在中國文學傳統中，亦屢見不鮮。

就寓言象徵的表達技巧來體察，小王子與人子皆以純粹的故事來暗示，表達作者的寓意，同樣具有啓發性的作品。

小王子以親自參與的荒誕又真摯的寓言來表現，人子則以旁觀者記錄下的寓言來傳達；小王子以孩童的眼光來觀看這個世界，人子却以成人的角度來透視人間。

小王子能賦意象以生命，是該書成功之處，無論是明喻、暗喻皆活潑新鮮；人子書中的意象運用，具有莊子「荒唐之言，謬悠之辭」的筆法，發揮了作者的匠心獨運，處處見其玄機。

神話是寓言象徵的主要素材之一，小王子以沙漠中發生的故事為經，以人物的對話為緯，貫穿全書的是現代文明可能產生的寓言；人子以汪洋、渾沌象徵宇宙的整體為經，以人物的事件為緯，貫穿全書的是想像的神話，是以前，現在或未來可能發生的寓言。

小王子的寓言象徵，繁富而統一；人子的寓言象徵，繁富而紛雜。然此二書的寓言象徵皆具多義性，

讓人走入神秘的經驗，擴大讀者的心靈世界。

註：

- ① 西洋文學術語叢刊「中世紀的寓言理論」頁六五六
- ② 胡蘭成「評人子」（中國時報人間，六四、二、六）
- ③ 郭慶藩輯「莊子集釋」（河洛出版社）頁九四八
- ④ 汪惠敏「先秦寓言的考察」（文學評論第五集）頁三九

- ⑤ 西洋文學術語叢刊「中世紀的寓言理論」頁六四七
- ⑥ 鹿橋「人子」原序頁五

參考書目：

- ① 顏元叔主譯「西洋文學術語叢刊」（黎明文化事業）
- ② 顏元叔譯「西洋文學批評史」（志文出版社）
- ③ 郭慶藩輯「莊子集釋」（河洛出版社）
- ④ 郭紹虞「中國文學批評史」（明倫出版社）
- ⑤ 王夢鷗譯「文學論」（志文出版社）
- ⑥ 胡蘭成「評人子」（中國時報人間六四、二、七日）
- ⑦ 汪惠敏「先秦寓言的考察」（文學評論第五集）
- ⑧ 彭毅「屈原作品中隱喻和象徵的探討」（文學評論第一集）